

喉舌：多關心隱藏的弱勢社群，給予支持與鼓勵

駐大陸委員會香港辦事處派駐人員

今年的春天來得特別遲，四月底仍是乍暖還寒。偶然出外郊遊，感恩見到春光明媚的花兒盛開，似乎也少了濕悶的天氣，整個三月都是風高氣爽，但留意到身邊的少年人、青年人或在職場上的拼搏者，生活卻是非常艱難。

政府曾透過財政預算及其他政策，推出一連串利民措施，如鼓勵長者到福建退休、年金計畫、為建造業界開闢到國內工作的途徑等。同時，四月底又開售居屋，輪候的市民如常踴躍，房委會合共收到 16 萬份申請表，超額認購最少達到 36 倍。特首似乎明瞭市民，對居住的房屋需要非常殷切，只可惜各界對土地應用，難以在短時期內達成共識。

生活逼人

驟眼看來香港是一個富裕的城市：市民生活多姿多彩，吃喝玩樂的場所，林林總總遍佈全城；青年人不乏消遣、消費的地方。不過，於香港定居的人都了解，這裡生活實在逼人，即使有年青人找到一份月薪二至三萬元的工作，每週仍是 OT（超時工作）不絕，他們擔憂能否滿足老闆的要求、達到既定的銷售目標。社會愈趨商業化，打工仔不難感到自己只是一隻棋子，每天營營役役去賺取最多的金錢，但因樓市高企，縱使是蝸居，購買樓房也絕不容易！

隱藏的弱勢社群

社會上經常聽到有關家庭糾紛的報道，四月中的一宗自殺案件叫人心酸：一位家境富裕的年輕女孩（29 歲），曾留學海外，畢業歸來，有穩定的工作，但從豪宅高處墮下，身首異處。看來她在各方面都有頗佳的條件，是不少同齡人所羨慕的，那她為什麼還自尋短見？實在叫人惋惜。當我們談到香港的弱勢社群時，人們自然會想起劏街一族，或是南亞裔人士等，但大家可有留意精神病者，這群隱藏的弱勢社群？

精神病問題、精神健康與困擾，是一個不能忽視的社會問題。精神病問題雖然普遍，可是很多病人仍不願意求診，部份病者可能出於輕視（現在的心情不好，過一會就沒事了、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……），還有基於社會對精神病的歧視，病人害怕一旦被標籤，便受到別人的白眼或迴避；病者亦可能不願意定期覆診或服藥，有些是

因為害怕服藥會引致不良的副作用，例如反眼、癡肥等。

檢討精神健康服務

每當社會有事件發生，政府都會提出檢討精神健康服務的需要，也曾改善法例及複診措施，最近更成立以黃仁龍為主席的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。一直以來，精神科服務長期缺乏人手，有報道曾反映病人看專科醫生需要長久輪候，每次見醫生的時間卻只得五至十分鐘，試問醫生如何能準確地診症，為病人提供輔導或更適切的藥物？政府明知及早診斷對精神健康的重要，近年增設了不少地區性的精神健康中心，卻因社會人士的歧視，某些中心只可設在偏遠的地區，而中心內的人手僅以應付一般的需要，如果一些危機的個案，需要及時找醫管局或警方介入，則往往未能有效跟進；如精神病者家屬自身的情緒需要特殊、有關的專業訓練服務，較難有人手和資源跟進。盼望諮詢委員會能在不久將來，提出具體有效的方案，還盼政府願意動用龐大盈餘的一部分，來幫助這弱勢社群。

從少女自殺個案，反映有不少青年人居於的社區，亦未被診斷有精神病，但患有長期的抑鬱、狂躁抑鬱、焦慮症等。患上各種情緒病的人數與日俱增，甚至達到每七個人之中有一位就是患者，對從事廣告/銷售行業的朋友曾笑說：「狂躁抑鬱的病徵，有助滿足工作，或者老闆的需要。狂燥（精神高漲）的階段，能盡快完成工作，而抑鬱的周期可以倒頭便睡！」從長線的角度看，我們擔心他們的精神健康。

賠上精神健康

有見及此，家長與學校都應重新思考「贏在起跑線」的哲學。一個孩子若賺取名校學位及漂亮成績，卻賠上了精神健康，那又有什麼益處？有多少孩子在小學時贏了起步，卻換來高中或大學時的精神抑鬱？作為家長的，你們有多了解子女的情緒和心聲？至於學校方面，有沒有教導學生如何面對負面情緒？有否告訴好學生也可以有自卑、憤怒、自責、自暴自棄等表現？還是學校只鼓勵那些成功的學生百尺竿頭？有多少年青人被這種，「勝者為王，敗者為寇」的文化壓得喘不過氣？

主耶穌關心社會上個別人士的處境：包括被眾人歧視者（癲瘋病人、行淫的婦人……）、被眾人忽略者（婦女和傷殘人士），及被社會排斥而需要的獨居者（格拉森的被鬼附的人）。當局需要為香港市民建立多一份歸屬感，推動社會建立真正的共融及包容，避免過分商業化的人際關係，加強精神康復各方面的措施和資源。恢復與非政府組

織，定期檢討社區復康設施的漏洞；教會及各志願團體，則可參與填補制度上的不足。努力重視生命的可貴與個別人士的貢獻，關心周圍有需要的朋友，和強化家庭。

願所有信徒都能實踐主耶穌的教導，開始關心你身邊有精神困擾的家人與朋友！

資料來源：2018年5月

http://cchc-herald.org/hk/?page_id=25609

